

哲学史

04 柏拉图的认识论

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撰写

今天下午，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柏拉图。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将按照以下大致顺序来探讨柏拉图。我们将从他的认识论入手，然后考察他著名的理念论——这恰恰是唯名论所否定的——接着探讨这一切如何影响他对上帝和宇宙的理解，再探讨他对人类灵魂的理解，最后讨论他对美好生活的论述。此外，我们还会涉及伦理学、社会哲学等等。

现在，为了过渡到柏拉图，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前苏格拉底时期和智者时期，我们重点关注了当时发展起来的两条思想脉络。一条脉络与前科学宇宙论有关，即自然界整体的秩序性。智者出于怀疑论，质疑我们是否有可能了解支配自然界的本质。而这一认识论问题正是由于前科学宇宙论的努力而产生的。

我们强调的另一条思路是道德秩序的概念。城邦及其公正的秩序，以及个人生活的道德秩序。这又引发了认识论问题，即关于道德知识的问题。

我们真的能够了解伦理问题上的客观真理吗？或者我们又一次陷入了知识主张与个人意见之间的争论？是否存在普世的道德理想？还是我们只能在某种相对主义的境地中挣扎，每个人都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你还记得普罗泰戈拉吗？所以，无论我们采取科学的宇宙论方法还是道德秩序方法，关于知识与怀疑论的争论，在智者学派中都得到了体现，当然，在苏格拉底反驳智者思想的尝试中也同样存在。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这场辩论，因此，无论柏拉图是在谈论美德，还是在谈论他主要关注的灵魂提升，亦或是在他的政治著作中谈论城邦的秩序，还是像他在某些地方论述宇宙论和自然秩序那样，他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在所有这些领域，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确切地知道？我们如何才能超越各种不同的观点？我们看到，苏格拉底开创的方向——修辞与辩证法的对立——在柏拉图的思想中得到了体现。本周，你们将阅读柏拉图的《米诺篇》以及其他对话录。

而米诺的这段对话，恰恰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并帮助我们理解它与伦理问题的关联。米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人们至今仍在追问的问题——我想每个家长都会问，我希望大多数教育工作者也会问：美德可以教吗？美德可以教吗？我们至今仍在谈论品格培养、道德教育和道德发展。本质上，米诺探讨的正是这个问题：美德是否可以教。

当然，显而易见，要教某事，想必需要对所教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因此，柏拉图在提出“美德可以教吗？”这个问题时，让主角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中间问

题：什么是知识？基于此，美德可以教吗？你会发现，这段对话以一个模棱两可的结尾收场。因为，虽然诡辩家们凭借他们的修辞技巧，只能传授他们相对的观点，而无法真正教人，但即便如此，在那些本身就缺乏美德的诡辩家手中，修辞技巧也无法传授美德。

但是，那些本应懂得何为美德的人——杰出的、道德高尚的公民领袖和家长——似乎并没有有效地教导子女美德。看看他们的孩子，看看他们家儿子的成长环境就知道了。那么，美德究竟能否被教导呢？当然，道德教育中还涉及其他诸多因素，而不仅仅是传授美德的知识。

即使是像古希腊经典美德——节制、勇气、智慧和正义——究竟是什么，道德发展也远不止于了解这些美德的本质。而在《米诺篇》中，柏拉图并没有深入探讨这“远不止于此”。

他在《理想国》和其他一些地方都略有涉猎。但问题一旦提出，我们就立刻被卷入认识论的讨论。然而，我现在想做的，是从米诺陶的角度来拓展视野。

最后，我想简要谈谈柏拉图在《米诺篇》和其他关于认识论的对话录中讨论的各种问题。你可以在《米诺篇》、节选自《会饮篇》以及节选自《斐多篇》中找到这些内容。这三篇就是你本周要学习的内容。

在这三者中，知识与单纯观点之间的区别都显而易见。观点基于经验，而经验本质上是感官知觉。

感官知觉是指我们对所处世界中特定事物的感知。柏拉图指出，他的一些前人所拥有的感官知觉，往往是相对的，取决于感觉器官的状态。

这取决于你所观察物体的状态和位置。当然，特定物体在某些方面是不断变化着的。因此，物体的状态非常重要。

换句话说，感官知觉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关于永恒真理的永恒知识。它往往只能给我们提供对变化事物的相对感知。你看。

基于经验积累的观点根本不可靠。在他的另一篇对话录《泰泰特篇》中——所有这些对话录都以书中出现的人物命名，或者至少大部分人物是以人物命名的——他探讨了各种可能性。

如果知识并非感官知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简单地限定知识就是我们所获得的真理，即基于感官知觉的、而非错误的观点？情况是否如此？然而，辩论认为，即便如此也并非完全充分且一成不变，它太容易发生变化。

如果真理仅仅基于感官知觉，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理呢？那么，知识会不会就是基于感官经验的真观点，加上对真观点为何为真的解释呢？但这当然会引出更多问题。除了基于感官知觉的解释之外，我们还能给出什么样的解释呢？这岂不是陷入了循环论证吗？所以问题来了，如果我们只能依靠经验，而经验又只能产生观点，那么我们就很难确定真理。

或者用柏拉图的比喻来说，就是束缚它。他在《米诺篇》中就用了这个比喻。意见，真正的意见，或许在某些实际情况下有用，比如过马路时避开马车。

或许它能应付日常琐事，但它真的需要拴绳。就像一匹马一样。

它若自由游荡，便会四处飘散。它需要束缚。而束缚观点的正是辩证法。

辩证法。所以，无论你用什么修辞技巧来表达你的观点，除非借助辩证法，否则这些观点仍然无法确立、固定、牢牢站住——无论你喜欢用哪个比喻。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辩证法？你可能会问，什么是辩证法？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辩证法，顾名思义，就是将某个问题深入思考，最终得出适用于所有时间和地点的普遍结论。换句话说，就是超越相对性，思考某个事物在特定时间或特定条件下的适用性。

超越不同感官在不同时间敏锐度差异所带来的相对性思考。超越感官知觉的相对性，思考某种永恒不变的真理。在谈到辩证法时，他常常将其与他所谓的“回忆”联系起来。

回忆。因为辩证法揭示真理的方式，与你回忆起遗忘之事的方式非常相似。你知道其中的道理。

你完全不记得见过某某人。但是，当我描述这个人，告诉你她的一些举止，或许还会开始描述你们相遇的情景时，哦，就像我们常说的，记忆开始慢慢浮现。虽然一开始并不清晰，但你会说，哦，是的，现在我开始想起来了。

确实有这种效果，但它并非是对特定经历的回忆。辩证法的作用在于唤起真实的记忆。它使你能够回忆起前世所知的永恒真理。

是的，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柏拉图相信灵魂的先存性。灵魂的先存性。也就是说，你来到这个世界时就拥有某些与生俱来的知识。

从字面上讲，就是与生俱来的。你生来就具备某些潜在的观念。之所以说是潜在的，是因为你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直到辩证法使你能够回忆起它们。因此，辩证法有助于回忆起灵魂前世的先天知识。现在，或许你熟悉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

斯图姆夫也谈到了这一点。但柏拉图的做法是，在他那部并非以人物命名、而是论述理想城邦的《理想国》中，他将今生的灵魂比作洞穴中的囚徒。

好吗？那个囚犯被绑着，只能望向洞穴的后壁。阳光透过缝隙照射进来。洞口燃着一堆篝火，火光摇曳。

于是，囚犯面前的墙上出现了影子。影子不断变化，永远不可靠。你永远无法真正将它们固定下来，无法将它们牢牢控制，无法将它们束缚住。

明白了吗？与此同时，你的囚徒们怒目而视，手里拿着大棍子，来回踱步，在前方的墙上投下更多阴影。灵魂被囚禁在肉体之中。生于此世，你便因出生而受囚禁。

结果，正如你所说，你无法看清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你看到的只是远离现实的闪烁阴影。这是一个表象变幻莫测、相对且不可靠的世界。

你患上了失忆症。我想这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吧。你患上了失忆症。

你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当然，除非有人能用辩证法提出正确的问题来引导你，从而唤起你的一些意识。然后，回忆就开始了。

所以，一个人或许能够挣脱束缚，至少能够转身，认清曾经囚禁他的人，认清这个洞穴的真实面目，认清它究竟是什么。但这一切仍然非常模糊，你看。只有当我们能够走出洞穴，看到外面的世界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

所以柏拉图描绘的是一种包含两个存在领域的体系。两个存在领域。一个是物质细节的领域。

普世真理的领域。现实。普世真理。

这就是我们必须明白的。这仅仅是意见的领域。无论如何，即便身处此生，我们也必须参与到辩证的思考中，使我们能够超越世俗的局限，去思考更高层次的问题。

这需要辩证法。身处洞穴之中，你所能做的只是进行维护颜面的修辞。因此，在《米诺篇》中，你会发现柏拉图谈到通过回忆来认识事物永恒不变的普遍本质。

就像美德的本质一样。所有回忆都可以通过考虑具体案例、具体例子来唤起，但辩证法并非对大量具体案例进行经验概括。经验概括无法让你触及事物的本质，只能找到相似之处，而其中一些相似之处可能非常偶然且不必要。

所以，你必须超越感官知觉和经验概括，进行抽象思考，摆脱所有细节的束缚，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辩证法通常会从关于事物本质的假设出发。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理想国》就是如此。

问题是，什么是正义？因此，讨论始于对正义本质的各种假设，这些假设由特拉西马科斯等人提出。正是通过分析这些关于正义本质的假设，辩证法最终才逐渐接近正义的真谛。在《斐多篇》中，你会发现柏拉图以平等概念为例进行说明。

你怎么判断两根棍子、两块粉笔，或者两根所谓的干墨水棒（或者他们管这叫液体粉笔）长度相等呢？不管是什么，你光看它们就断定它们长度相等吗？不行。除非你已经有了“相等”的概念，明白自己说的“长度相等”到底是什么意思，否则你不能断言它们长度相等。

换句话说，像“这两根棍子长度相等”这样的判断预设了一种非经验性的相等概念，这种概念可以通过谈论两根棍子长度相等来引出，但它本身并非一种经验属性。任何两个物理实体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经验属性。毕竟，它们完全一样。所以，这个例子说明的是物体的长度相等，没错。

现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才有了这份摘自柏拉图《理想国》的文本。对了，我还想提一下另一点。在《会饮篇》中，你会发现他区分了美、美的本质、理想美（大写B）以及具体的美的事物。

特别美好的事物是感官知觉的对象。美，这种理想，大写的“美”，正如他所说，是由心灵之眼捕捉到的。你用心灵去看。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知道我们经常怎么说吗？你在看数学证明，结论很清晰，然后你说，哦，我明白了我应该怎么做。是的，这是抽象的理解，不是参照感官上的具体细节，而是参照某种抽象的思路。你看？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话。

好，请看《理想国》中的这段摘录。人人都有这本书吧？好的，这段摘自《理想国》第七卷，也就是提到洞穴比喻的那部分。我说：“设想一下，有两个实体。”

其中一位主宰着可理解的秩序，另一位主宰着眼球的世界。好的，感官世界。所以，这就是感官世界，眼球和其他感官的世界，而这就是可理解的世界。

好的，可理解的世界和感官世界。可见的和可理解的。现在，不妨用一条线将它们分成两个不等长的部分来表示。

分成两段不等长的部分，好吗？把这一段稍微加长一点。然后按同样的比例再把每一段剪开，好吗？这样你就得到了一条分成四段的线，柏拉图著名的分割线。好的。

可见世界和可理解世界的一部分，然后，作为它们相对清晰和模糊程度比例的表达，你会发现可见世界的一部分，好吧，一部分就是图像。图像。也就是说，影子，水中的倒影，或物体表面的倒影，诸如此类的东西。

图像、影子、错觉、幻觉。或者说，想象，就是你对某事进行幻想，在脑海中描绘出一些并不真实存在的事物。好的。

第二部分假定这里指的是某种相似物或图像，即动物、植物以及所有人造物。所以这里指的是实物细节。好的，实物细节。

好的。那么，你在更高层次上所做的也类似。正如他所说，你要做出区分，这样灵魂就必须通过把先前划分中模仿的事物当作图像，并借助假设、图像和假设，来探究其中一个部分，并由此得出结论。

还有一部分从假设出发，推导出基本原理。好的，所以这里就包含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基本原理。好的。

这里涉及到推理和推论。他接着指出，数学正是契合于推理和推论的领域，当然，数学本身就是不断地进行推论和推理，从而产生数学对象，例如数学关系，比如加法等等。但正如我们从欧几里得几何开始所知，所有数学系统和推论都依赖于第一原理。

推理中假定的基本原则。好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相应地区分不同类型的意识。

好的。如果你把那些图像当作真实存在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所说的错觉。而这种处理物理细节的方式，我们称之为感官知觉。

这就是两种意见。Doxa，希腊语，意为意见，表面意见。

外观，希腊语是doceo。当然，这里还有演绎推理。演绎，就是那种思维方式。

在这里，对第一原理的认识是通过辩证法实现的。对第一原理的认识是通过辩证法实现的。好的，这就是他提出的观点。

现在，在这份讲义第二页的中段，他开始谈论辩证法。我所说的可理解的另一部分，指的是理性所把握的，也就是辩证法的力量。那么，什么是辩证法呢？它并不将自身的假设视为绝对的起点，而是将其视为假设、基础、立足点和跳板，使其能够上升到无需任何假设、一切事物的起点。

达到那个目标之后，再次抓住最初的依存关系，然后向下推导至结论。这就是辩证法。他继续说道。

你所设想的任务绝非易事。我明白你认为辩证法所思考的现实和可理解性比艺术和科学的对象更真实、更精确，因为艺术和科学的假设是任意的。好的。

那些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必须运用理解力而非感官。他们回归本源，回归研究的基础。然后，在747的顶部，你的解读就足够了，这样你就能回答这四个部分：对于最高部分，你有一个理性的理由；对于第二部分，你有一个理解或深思熟虑的理由；对于第三部分，你有一个信念或感知信念的理由；对于第四部分，如果你将其视为现实，你有一个图像思维、推测或错觉的理由。

好的。接下来的两段是从正文稍后部分补充的。辩证法难道不是唯一一种摒弃假设、直抵第一原理本身的探究方法吗？的确，当心灵之眼沉入正统神话的野蛮泥沼时，辩证法会温柔地将其拉出，引领它向上，并借助我们列举的各种学科和科学作为辅助工具和合作者。

然后，在剩下的部分，我们把能够探究万物本质的人称为辩证法学家。难道你不认为，那些无法做到这一点，无法向自己和他人做出解释的人，就缺乏对事物本质的充分理性和智慧吗？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则不同。所以，请注意他在最后一段中的描述。

就像在战场上，经历重重考验，力求以本质而非主观臆断来审视一切，他一路坚持，推理始终不出错。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实际上并不了解善本身，也不了解任何具体的善。所以你看，辩证法是对论证和思想的分析，寻求一致性，寻找不设任何前提假设、不回避任何问题的真理，并对其进行无情的审视，直面每一个反对意见、每一个竞争对手、每一个反驳论点。

明白了吗？如果它经受住了这种谨慎、诚实、毫不妥协的辩证法的考验，那么你就可以相当肯定地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明白了吗？这就是柏拉图对辩证法的阐述。结合我们之前所做的，它告诉我们他对知识的看法。

你明白了吗？你觉得怎么样？有什么反馈或问题吗？好的，大卫。嗯，我们稍后会再详细探讨一下。他似乎认为，只有在死亡之时，我们才能完整地看到太阳，在这个比喻中，太阳代表着终极实在，是存在的源泉，是光明的源泉。

是的。所以，这种全面的理解是后来才获得的。顺便一提，当柏拉图主义被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所吸收时，这便成为了某些神秘主义传统发展的基础，太阳也被比作上帝。

所以，关于神的启示，神秘的启示，你看。这在今生有可能吗？以某种有限的方式？还是要等到来世？完全有可能。是的，卡尔。

是的，我想他会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图像、幻象和细节的世界里。我们根本无法回归到终极的第一原则。我们的社会并非维系于对某种终极的、永恒的、不变的善的认知，而是维系于某种社会契约，你看。

是啊，我觉得他会那样说话。但我们生活的地方并非柏拉图理想中的共和国。

对。是杰森。不，不是杰森，是吗？蒂姆，好的。

是的。没错。是的，他确实有。

我们会在讨论人类灵魂的时候再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你现在读到的这首法多曲只是完整法多曲的一部分，完整法多曲包含了一系列关于灵魂先存性和不朽性的论证。顺便一提，你可能知道，早期教会曾就个体灵魂的起源争论过三种观点。

要么是柏拉图式的观点，认为生命先于肉体而存在；要么是认为生命通过某种方式在生理繁衍中得以延续；要么是认为生命是上帝在胎儿发育的某个阶段的特殊创造。有趣的是，第一种观点是柏拉图及其思想影响的典型特征，而第二种观点则更多地体现了斯多葛学派的风格。

而第三种神学似乎是单独引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神学史深受希腊传统的影响。的确如此。

但我们等谈到人类灵魂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是的，蒂姆。什么是回忆？是的。

好的。辩证地回忆内在观念。是的，辩证法是手段，是所采用的方法。

明白了吗？这有助于回忆起关于那些基本原理的内在观念。懂了吗？所以，回忆是用心灵之眼去看，而辩证法则我们如何让心灵处于能够看到的状态。明白了吗？如果你愿意，辩证法就是集中注意力。

集中精神。杰西。嗯。

是的。不，如果你回顾一下我们在前苏格拉底时期就看到的伦理分歧，你会发现柏拉图认为这些分歧正是这里所体现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理解了道德秩序的第一原则，那么我们就必须思考正义原则。

通过《理想国》中的辩证探究来定义正义。但与此同时，当一些希腊诗人对正义的道德秩序不感兴趣时，他们又在关注什么呢？你看，智者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们在谈论什么？在我们现有的资料中，不妨再看看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认为，要精明，要运用智慧，但目的是为了追求快乐而非痛苦。

为了成功，为了享受生活，为了出人头地。

这些就是这里所代表的价值观，与这个世界相关的价值观。我想，从这一点上，你现在应该能立刻明白，为什么它对宗教思想如此具有吸引力。

基督教、犹太教，后来还有伊斯兰教。你看？这就像柏拉图在说，要将你的爱慕放在天上的事物上，而不是地上的事物上。是的。

当我们谈到早期教父时，就会发现柏拉图是他们在最初三四个世纪里抵御非基督教批评的主要资源。事实上，我认为正是由于柏拉图思想被基督教吸收，柏拉图主义才成为基督教内部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直到大约公元1100年或1200年左右。是的。

你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吸引力。你上周提到了艾伦·布鲁姆。是的。

芝加哥大学闻名遐迩的那种博雅教育。

也就是说，虽然他批评当代大学生说话好像没有真假、对错之分，但当你读到书的结尾，看到他谈到对我们社会和教育的改革方案时，他却在提倡阅读古希腊等所有经典著作。为什么呢？并不是说你能找到一套永恒不变的价值观。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研读那些伟大的著作，你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各种各样的观点。

什锦香料。就是食堂里常见的那种。你看。

我认为他现在想要的是一种能与那些伟大著作展开的对话。或者说，是一种与这些不同观点进行的非正式辩证法，引导人们提出一些基本问题，即便他们可能对结论持有不同意见。他们会试图回归基本原理。

嗯，你知道，我认为基督教博雅教育与此密切相关。博雅教育让我们参与到辩证的对话中，与过去和现在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理念进行交流，同时始终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审视这些理念，并试图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我认

为还有一种教育更侧重于修辞技巧，它教给你一些行业技巧，让你在自己选择的职业道路上取得成功。

你看，这更像是修辞学家的那种观点。好的。还有几点需要补充，以完善对他的认识论的描述。

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些。你或许会从我刚才所说的中得出这样的印象：柏拉图认为追求知识和运用辩证法是一种超脱的、不带感情色彩的、纯粹客观的智力活动。事实并非如此。

并非如此。你会发现柏拉图经常谈到对至善的热爱。当然，在理智领域，他也谈到对真理的热爱。

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心理机制促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基本原则，而不是那些占据我们大部分人生的、令人兴奋又引人入胜的细节上。你看。因此，在研讨会上，你会发现，例如，整场对话都致力于探讨“什么是爱？”这个问题。这很有意思。

什么是爱？他现在用的词是eros，也就是欲望。如今，eros及其同源词erotic的含义已经缩小，仅指性。

但在希腊人眼中并非如此。爱欲（Eros）仅仅是指一种渴望、一种欲望。当他谈到为善而生的爱欲时，指的是对美好事物的爱。

渴望了解什么是善。热爱真理。渴望了解什么是真理。

你看，是对智慧的热爱，是对美的热爱。

下周你要读《斐德罗篇》，这是他的另一篇对话录。你会发现辩证法与修辞学的主题在《斐德罗篇》的第二部分中有所体现。

有力地。好的修辞和不好的修辞有什么区别？好的修辞是建立在辩证法所获得的知识之上的。你看。

但如何才能让人们追求这种追求呢？你看，就是追求美好。必须要有对美好的热爱。

对美的热爱。而这反过来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才能让人们爱上美？你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如果你能领悟美好、理想、本质的真谛，用心灵去理解它，你就会爱上它。是啊，可是如果我不爱它，又怎能领悟呢？明白这个恶性循环了吗？唯有爱才能

让你用心灵之眼去看。但我又怎能爱上我看不见的东西呢？除非心中怀有无法满足的渴望。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欲望，一种爱欲。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了两个观点，我认为他在很多地方都探讨过这两个观点。其一是城邦的职责在于构建一个美好的社会，从而鼓励人们追求这种美好。

因此，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在于提升人民的灵魂，倡导正义、善良和真理。其次，他构想了一种教育体系，旨在循序渐进地引导人们走向发展。

所以像体育锻炼和音乐这类既涉及身体又涉及感官的活动，它们培养的是对理性秩序的欣赏，而不是对特定感官体验的欣赏。是的。体育锻炼？嗯，我也这么认为。

哦，他举的例子是军事训练。嗯，我不知道古希腊时期的军事训练是什么样的。我只知道二战期间我经历过的军事训练是什么样的。

阅兵式让所有人都表现得像事先排练过一样。是啊。哦，我记得克里夫·希梅尔斯，他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橄榄球教练。

他有一次给我们放了一段球员们进行对抗训练和赛后退场的录像，他反复播放，正向播放，反向播放，正向播放，反向播放，看起来就像一支精心编排的舞蹈。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你看。

没错，听音乐的时候，你的确是在试图理解它的整体秩序和模式。至少柏拉图是这么说的，前提是它属于那种合适的音乐。不是那种狄俄尼索斯式的音乐。

你看，这就是教育的初始阶段：培养心智去爱，去认识理想的模式和秩序。

你看。然后继续深入阅读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目的不是为了激起激情，而是为了培养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你看。

数学这门学科，是进行辩证法思考的最佳准备。是的，我至今仍然认同这一点。数学专业的学生如果转而学习哲学，他们的逻辑思维通常比其他人敏锐得多。

所以，我认为这和如何让人们爱上数学、爱上秩序的问题是一样的。任何领域中清晰易懂的秩序。

你通过实践来爱上它，并逐步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所以，我认为，这对于完整地理解他在这次演讲中所谈到的内容是必要的。